



余国强著 ● 冼星海传

東方巨星

●余国强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东方巨星

李煥之題



东方巨星

余国强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委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4 插页 197,000 字

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0474-5/I·433

定价：4.00 元

一颗音乐巨星的飞行轨迹

——冼星海传记《东方巨星》序

秦 牧

这部《东方巨星》，是描绘卓越音乐家冼星海一生事迹的文学传记。

冼星海，一个人们多么熟悉的名字！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有数的几位大音乐家中的一位，人们经常把他和聂耳相提并论。他只活了40岁，在短暂的一生中竟创作了歌曲600多首，并写了40多万字的音乐理论和其它著作。他的影响是这样的深广，以至于中国整整一代的抗战青年谁都唱过听过他所创作的歌曲。《路是我们开》、《热血》、《保卫黄河》、《黄河大合唱》等，一直到今天，那音符仍经常在无线电波中跳动。他的《第一交响乐》、《第二交响乐》，在中国开了交响乐创作的先河。影响不但在中国是很大的，也及于国际。他象一颗亮星一样，划过中国的夜空，时间虽然短暂，却是光辉、明丽、灿烂非常。这颗音乐巨星的飞行轨迹，值得后来的人们去细细辨认。

冼星海的父亲是一个船工，冼星海诞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他的母亲，是个农村妇女，迫于无奈，带着遗腹子飘洋过海，在异域当了女佣。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要在学习上深造，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然而冼星海凭借着顽强的意志，旺盛的求知欲，极端简朴的生活，不但进了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后

来还毕业于法国国立巴黎音乐院。这中间的历程，是多么的坎坷险峻，艰难竭蹶，可想而知。初到巴黎的时候，他曾经饿倒在街头，以后又做过饭店跑堂，修指甲店、咖啡店杂役等等，他曾经被法国警察、被中国留学生中的势利分子凌辱过，他也曾经在贫民窟的顶楼上，把头伸出天窗，对着苍穹练习小提琴。但是，另一面，他又受到了许多高尚的人的赏识和支助，终于能够在音乐院中读到毕业。回国以后，他又经受了许多的打击和磨难，仍然经常与贫困难为伍。但是天道酬勤，最后终于脱颖而出，以他卓越的才能，为中国的音乐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作品，不但对中国的抗战，也对苏联的卫国战争，发挥了伟大的作用。这样一位饱经忧患、英勇斗争的大音乐家的生平传记，不仅对于音乐爱好者、文学爱好者有其意义，而且，也可以作为青年群众的修养读物，让大伙从中获得启迪和教益。

《东方巨星》的作者余国强，本身就是一位音乐爱好者，他演奏冼星海的歌曲和搜集冼星海的生平事迹已经有好几十年，由于他的辛勤努力，积累的资料相当可观。加上，他还认识冼星海的夫人和女儿，在访问细节和印证资料上得到许多便利。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他曾发表过关于冼星海的电视剧本和本书的若干章节。我读过书中描述冼星海在巴黎、上海、延安以至到苏联后生活状况的若干部分，感到是写得相当细致和颇有可读性的。这类文学传记，既要变平面的资料为立体的形象，又要写得情真意切而不流于空洞花哨，这是需要作者倾注真诚来认真从事的。我觉得余国强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关于冼星海的传记，出版界早曾刊行过，但这一本是力求翔实完备的一本，很可能是后来居上的。这类的文学传记多出几本也没有关系，可以让读者去选择、比较和品评。

当《东方巨星》付印之际，我特地写下这千把字，作为介

绍和说明，也表达一下我对于冼星海，这位伟大的革命音乐家的景仰之情！

1988. 12 月 · 广州

目 录

1	南海升起的星星	(1)
2	漂洋过海	(10)
3	南国箫手	(17)
4	学海漩涡	(27)
5	异国生涯	(43)
6	巴黎归来	(59)
7	明月照浦江	(68)
8	壮歌凌云	(77)
9	黄河之恋	(86)
10	怒吼	(101)
11	别离上海	(110)
12	巧遇	(121)
13	火炬游行	(134)
14	音乐节之争	(144)
15	海星，海星	(156)
16	出走三厅	(170)
17	西安脱险	(181)
18	奔赴延安	(190)
19	窑洞内外	(197)
20	二月里来	(208)
21	七天七夜	(215)
22	难忘的时刻	(229)
23	离情	(236)
24	跨越国境线之后	(247)

25 永恒的怀念.....	(264)
附录：冼星海大事年表.....	(277)

1 南海升起的星星

—

夏夜，阴郁而沉寂，魑魅黑影游动在珠江口西岸的澳门上空。天低云愁，海深涛汹。忽然，在天水相连处腾起了一颗耀眼的星星，闪亮苍穹。

在毗邻南海岸边的一座低矮的茅棚里，船工冼喜泰被妻子黄苏英的梦呓声惊醒了。他翻过身来把妻子摇醒，好奇地问她喃喃呐呐说些什么。黄苏英睁开惺忪的睡眼，定了定神，然后轻柔地替丈夫盖好蓑衣，才嫣然笑道：

“刚才梦见你出海打鱼，忽然看到海上升起一颗又亮又大的星星，一眨眼这颗巨星就闪着耀眼的光华飞进海里去了。我急着叫你摇橹向着那个方向划呀，快划呀！快把星星捞起来呀！”

冼喜泰笑了起来：“哎哈！捞着没有呢？”

“捞着了，可你却把我弄醒了。”苏英也笑了，“我们快有孩子了。要是‘水上人家’能脱离苦海，我们就找个惬意的地方盖一座小屋住着，那多快活啊！”

黄苏英兴奋得脸颊微红，明媚的双眼闪烁着幸福的泪光，原本端庄、贤惠、朴实的她，此刻更添上几分娴静和俏丽！冼喜泰迷醉了。他忘记了眼前的困境，他沉醉在梦一般的憧憬中。

天空的乌云越积越重，潮湿的空气也变得闷热起来。突然，巨雷炸响，暴雨倾盆。冼喜泰心头一震：“倒霉的雨季！几天没出海，眼看缸里都没米了。咋办？”现实，这才是现实！他那黑脸庞重又罩上了愁云。

“可别闷坏了呀！大雨过后天就会放晴的。”苏英懂得丈夫的心，体贴、温顺地劝慰道。

果然，不一会儿，风雨渐渐停了下来。但黑压压的天穹依然阴沉着脸儿。东望洋山的灯塔，象鬼火似的一闪一闪，向遥相对峙的西望洋山打着讯号——山下那夜间讯号灯也同时放出三道白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知道，这是戒备讯号！预示着有一热带风暴其中心集结在400海里之内，可能影响澳门天气。

冼喜泰顾不得这些，他已经拿起鱼网和船桨奔出茅棚。苏英紧紧跟着走了出来，忧心忡忡地指着讯号灯说：“风球灯真吓人，你就别出海了！”

“唉！不出海就揭不开锅啦！”冼喜泰叹了口气。但他没有再挪步，只是睁大两眼观察周围的动静。稍顷，他见穷哥们一个个提着鱼网从茅棚里走了出来，就乐滋滋地掉转头来对苏英说：“你看有这么多穷兄弟一块儿出海，就算碰上了凶刁的海鲨，也要把它捕上岸来。哈哈！快回去多睡一会儿，再做个好梦吧！”

冼喜泰嘻嘻哈哈的几句玩笑，居然把苏英逗笑了，但她笑得很勉强，显然只是为了给出海前的丈夫一点安慰。一俟冼喜泰迈开大步走去，她的脸又变得沉沉的了，泪水也在眼眶里直打转。

二

苏英这般失神，这般忧伤，冼喜泰全然没有察觉，他只顾登上渔船，和穷哥们一起扬帆远去。

雨季里，难得有出海的好天气。而冼喜泰是离不开海的。尽管它有时是那样狂暴、肆虐，脾气乖戾，但冼喜泰只记得大海给他的一次次恩赐，在心坎里却没有什么怨艾。与其坐而待毙，不如虎口夺食。为了苏英，为了还未降生的孩子，冼喜泰今天

的出海更有一种凛然而神圣的使命感。

“呜——”澳门中心炮台连续鸣笛三分钟。东望洋山的灯塔也发出强风讯号，报告风力平均时速在澳门将达39公里（22海里）至61公里（33海里）。

大块乌云低低地压下来，海面变得灰蒙蒙的，迷离的水气模糊了远近的帆樯。海鸥尖声嘶叫，惊慌地扑打着翅膀消失在云霾中。

冼喜泰瞥了一眼海面，镇定自若地抓过酒瓶，往嘴里咕噜咕噜地灌了几口，然后弯下腰，使劲儿往上拉起鱼网。他拉呀、拉呀，网里跳跃着他的希望。就在这时，一股强劲的海风呼啸而过，船体陡然倾斜起来。

“石鼓风！”冼喜泰大喝一声，迅速抢过舵把，用双手紧紧握牢。

冼喜泰深谙石鼓风是南海多岛屿海区骤起的一种风暴。虽不常见，但风来得快，来得猛，狂风卷起的巨浪互相撞击，犹如无数乱石相碰，轰轰隆隆，声若石鼓，震耳欲聋。“不怕海龙王，就怕石鼓风！”行船捕鱼遇上了它，凶多吉少，常常船翻人亡。

眼下，冼喜泰驾驭的渔船已象是一匹暴烈不驯的野马，忽而跃上浪峰，忽而跳下深谷。帆篷被狂风吹得鼓胀欲裂，发出“丝鸣丝”的嘶鸣。突然，船身猛烈地震颤，船头冲起一道浪柱，浪柱向大桅扑去，“哗啦”一声，帆篷重重地掉落下来——帆索被浪柱劈成两段。船儿急骤地打着旋旋，冼喜泰已被浪涌裹挟着身不由己，他试图抓住船板，但什么也没抓住，他蓦地觉得眼前一黑，两脚悬空，仿佛坠入了一个黑咕隆咚的深渊……

纷纷落水的穷哥们惊呼着、挣扎着。

不知过了多久，风浪渐渐平息下来，狂风恶浪消失后的余

波，拱起一团团白絮似的浪花。穷哥们获悉冼喜泰不幸被黑旋涡吞噬的噩耗，一个个心如刀绞。沿袭当地打渔人的风俗，他们就地为冼喜泰举行了“海葬”仪式。幸存的几十个穷哥们低垂着头，静默三分钟，哀悼冼喜泰的悲惨遭遇。

这几艘被石鼓风摧残得伤痕累累的渔船，载着那些疲惫不堪、衣衫褴褛的穷哥们，载着那场可怕的劫难驶回渔港。岸边早已站满守候渔船归来的人们，人群中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忐忑不安地急奔过来。他长得又高又瘦，从小腿到脸膛都是古铜色的。脸上那又深又长的皱纹，记录着他闯海踏浪的经历。他焦虑的目光在侥幸归来的穷哥们中搜索着。穷哥们一个个悲痛万分地呆立在这位长者面前，欲言又止。良久，才听到一位老船工声音枯涩地说道：“黄老爹，喜泰他……”

“他怎么啦？”老人黄锦村急切地问。

穷哥们低垂着双手，无言以对，最后还是那位老船工噙着眼泪说了下去：“他，喜泰他，遇上石鼓风，被巨大的黑旋涡吞没了。”

这意外的打击象晴天霹雳，把老人黄锦村轰得天旋地转，幸好人们上前扶住他才没有使他跌倒。他失魂落魄地从海滩上往“水上人家”跑，沿途的滩涂、道路、行人在他的泪眼中都象是蒙上了一层薄纱，模糊着、颤动着。

“再也见不到我的女婿了！再也见不到了！”他哽咽着，踉踉跄跄朝家门扑去。

三

正在茅棚里补网的黄苏英看见父亲跌跌撞撞走进门来，惊愕地站起身来。再看他脸色惨白、浑身哆嗦，连忙扶住他问：“爸，你怎么啦？”

“我的喜泰——他……”黄老爹双手颤抖，泣不成声。苏英从父亲的悲哀中感觉到了可怕的现实。

“不会的！喜泰他不会的……”她喊叫着，声音撕肝裂肺，顿时昏厥过去。

黄老爹含着眼泪把女儿扶上床，急忙煎了一些中草药灌进苏英嘴里。过了许久，苏英才渐渐苏醒过来。她依然哭着、喊着，忽然又昏了过去。抢救了半天，虽然又醒了过来，但整个人几已象个泥塑似的，眼眶里蓄满了泪水。她模模糊糊听见父亲声泪俱下地劝说着自己，但她听不清说些什么，她只在心中翻来复去地重复着父亲唠叨的一句话：“顶硬上啊，救救身上的孩子……”

几天过后，苏英还是满面泪痕，什么话也不说。黄老爹也不再说话了，他含着泪挑起生活的重担，靠着两家三代留下的一张破鱼网，两只旧木桨，替人家做短工、干杂活，把挣来的钱全部交给苏英。苏英深感父亲年老体衰还要为自己操劳受累，心里过意不去，一把擦干眼泪，跟着穷哥们出海捕鱼。黄老爹劝她不要去，但又阻拦不住，只好和苏英一起替渔霸打工，每日起早贪黑，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好不容易熬过了半年。一天夜里，正当苏英和穷哥们拉起海中的鱼网的时候，忽然她觉得肚里剧痛难忍，身不由己地倒在船板上。黄老爹和一个女工连忙把她扶进了船舱里。不多久，苏英就生下了一个男孩。

“哇哇哇！”婴儿的啼声划破了宁静的夜，惊动了满天星斗。此刻，正是1905年6月13日午夜。因为这孩子是在星夜的大海中的渔船上降生的，母亲黄苏英就为他取名叫星海。

星海从母体脱胎出来，长得十分可爱，上了年纪的老渔民都说，他那圆圆的脸蛋、乌黑有神的眼睛和憨厚的嘴唇，都酷似他父亲冼喜泰。星海的外祖父黄锦村听到穷哥们的赞赏，格

外高兴，每天晚上出海回来，都要亲一亲星海的小脸儿。到满月那一天，他精心做了一串五彩的贝壳项链，挂在小外孙的脖子上。

黄苏英看着这一老一小，心中充满喜悦。然而，日子越来越难捱，她把心一横，将小星海放在十字兜里，又跟着穷哥们出海去了。每当进行艰难的操作，苏英就哼起《顶硬上》的歌儿：

顶硬上，鬼叫你穷！

哀呵唷呵，哀呵唷呵！

铁打心肝铜打肺，

立实心肠去捱世。

哀呵唷呵，哀呵唷呵……

这歌声震撼着星海那幼小的心灵，他伏在母亲背上格外留神地竖起耳朵倾听。到5岁那一年，小星海便伴随着母亲，边唱这首歌边擦船板。闲暇时，他还喜欢跟着母亲到渔民们聚集的地方去观看他们吹短笛、拉二胡、唱龙舟。小星海对短笛特别感兴趣，一回到家就削了根小竹竿，硬缠着母亲帮他用火钻钻上几个小洞，随后他模仿渔民笛手吹了起来。可是老吹不响，急得直跺脚。这时出海归来的黄老爹看到这个情景，嘿嘿笑道：“你这玩艺儿不是真家伙，哪能吹得响呢？！”

小星海愣了半天，然后一个劲地摇着公公的胳膊说：“公公！公公！什么真家伙呀？”

黄老爹嘿嘿笑着亲了亲星海的小脸蛋，走去打开箱子取出一支短笛摇晃了几下：“这才是真家伙！明白么？这是你爸在世时喜欢吹的短笛，现在当作‘传家宝’传给你……”

小星海接过“传家宝”，高兴得蹦呀跳的，接着鼓起腮帮吹了起来，可还是吹不响，黄老爹便把小星海抱在膝上，手把手

地教他吹了一阵。

“公公！公公！”小星海噘起小嘴道：“不要吹这个曲子！”

“啊？”黄老爹惊奇而疑惑地问他：“不吹这个吹哪个？”

小星海比着手势说：“吹妈妈天天教我唱的歌！”

黄老爹怔住了，他猜不着摸不透女儿教他唱什么歌。

正在洗碗筷的黄苏英走了过来，听到他们爷孙俩的对话，便解释了一遍。这可把黄老爹难住了：“这《顶硬上》还没有谱曲，公公还会吹呢！”

小星海非常扫兴，急得坐在地上，踢着两腿直想哭。苏英连忙把他抱在怀里，哄了一阵，见小星海还是凸起嘴唇不吭气，便搔着小星海的膈肢窝，小星海痒不可忍地咯咯笑了起来，可是笑了一阵又耷拉着小脑袋不说话了。苏英疼爱地看着小星海想了想，说道：“这样吧，公公刚才给你的‘传家宝’由你使用，你得好生保管。你去学校请老师把《顶硬上》的曲子谱上，你就可以天天照着曲子吹了，好吗？”

“好好好！”小星海一边答应着，一边挥舞着短笛，连蹦带跳地跑出门去。

四

黄老爹看到小星海长得那么可爱，又抚摸着花白胡须嘿嘿地笑了起来。苏英心底里也甜滋滋的，可她没有笑，只是抿着嘴，凝神思索：为啥小星海那么喜欢吹短笛，那么入神地看穷哥们拉二胡、唱龙舟？黄老爹象是揣测到女儿的心思，又笑着说将起来。说到起劲处，小星海一脸不高兴地跑了回来。苏英看出他的神色，装成很惊讶的样子说：“怎么？刚才不是叫你去学校去找老师吗？”

小星海懊丧地扑在母亲的怀里：“没有找到老师！”

“别急嘛！”苏英抚摸着他的小脑袋说：“今晚找不着老师，明天找也不迟，快去睡吧！”

第二天一早，他又跑出门去，不多久又跑了回来，跺着脚喊：“妈呀，妈呀！老师说他们不会作《顶硬上》的曲子，妈妈会唱，就叫妈妈作曲！”

苏英愣怔了一会儿，“唉”地叹了口气：“老师断文识字也不会作曲，叫妈妈怎么作呀？”

小星海急得连眼圈儿都红了起来，带着哭腔说：“妈妈不作曲，我就吹不成《顶硬上》了！”

咳！苏英不知怎么办好，她赶紧把稀粥端到星海面前，想哄着他吃了再说，可小星海硬是不吃，苏英只好重新把稀粥放回锅里去热了热，然后煎了一个荷包蛋，再端到小星海面前。小星海还是不吃，苏英皱起眉头，心生一计：“好吧，以后妈妈送你上音乐学校，等你学到本领的时候，你自己作曲好了。”

小星海懂事地点点头，接过母亲递来的一碗稀粥和加在上面的荷包蛋，美美地吃了起来。苏英娴静地坐在一旁看着小星海，暗暗下定了决心：不论将来岁月怎样的艰难，也要顺着孩子的音乐爱好，把他培养成才！

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黄老爹，黄老爹乐得哈哈大笑。从这以后，他每天不顾打渔归来的疲劳，深情地把小星海抱到膝盖上，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教小星海吹短笛、唱渔歌。天长日久，小星海的吹奏技巧有了长足的进步。

入夜，月白风清，小星海坐在船头吹起短笛，为引亢高歌《龙舟》的黄老爹伴奏，他那悠扬、悦耳的笛声象和暖的春风吹拂着“水上人家”，又似涓涓细流注入渔民们的心田，渔民们为之陶醉、为之喝彩。静坐在一旁聆听的苏英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眼里闪动着欣慰的光彩。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小星海学会吹吹唱唱，刚满6岁的时候，辛劳了一辈子的黄老爹突然病逝。苏英扑倒在床上，哭得死去活来。小星海抱着公公的躯体摇来晃去，哭着喊着。船尾街的穷哥们悲痛地赶到苏英家，帮着苏英办理黄老爹的后事。

天上布满了愁云，夜幕渐渐降落。送葬的人们也已伤心地散去了，苏英和小星海依然跪在黄老爹的坟前嚎啕大哭。这空寞的山野不时有几只流萤在飞舞。

“天哪！哪儿才有我们母子俩的活路？”